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王陽明傳記

資料之一

王陽明生平及傳略

精 一 冊 美 金 十 五 元

發行人

：朱

傳

譽

兼主編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編輯 凡 例

- 一 一至六輯傳記資料所收人物，多為近代及現代人物。由於讀者建議，似應擴及古代，供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哲學之學者參考。第七輯：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家專輯所收人物遠溯晉唐，下及明清，咸認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戲劇之研究。現續推出第八、九、十輯。大致第八輯為晉唐，收陶淵明、王維、白居易、李白等13人。第九輯收後唐李煜及宋代王安石、陸游、歐陽修、蘇軾等15人。第十輯收元代元好問及明清鄭板橋、王陽明、袁宏道、顧炎武等7人。
- 二 第八輯編122冊，第九輯編84冊，第十輯56冊，合共262冊。各輯資料內容仍以報刊為主，兼及文集、論叢、絕版書或尚未發表及出版之學位論文，研究報告。惟如涉及專門，則僅提供序目等條索。原稿或原著研究者，如有需要，亦可來函連絡本社複印提供。
- 三 報刊資料部份多由出版商或作者自行輯為文集論叢出版，徵集工作不免重複。決自十輯以後一律以報刊為對照，論文及文集、論叢等列為參考書目，供研究者參考。俾可節省人力、物力及時間。
- 四 此類工作通常由圖書館或基金會支持。近一兩年來，本社因經費困難，進度因而大減。除擬改組為財團法人，徵募經費外，並考慮發行微片（Microfiche）以利圖書館應用。
- 五 八、九、十輯資料大體收至1980年資料為止，餘力，當進行續編，供研究者參考。
- 六 為供私人購買，每一個人長年訂閱者，除送、學行、思想、著作等標題分類，輯為專冊。讀者可依標題內容分類選購，不必全購，浪費財力。如購全輯自即日起，可按九折優待。

BWT 30810

~~BWT 30810~~



000740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一

編號	篇	名	作者	資料	來源	頁次
王陽明生平及傳略						
1	王陽明	譚慈生	元明偉人傳記 (上冊)	54.7	高雄自誠書局	1
2	王陽明傳略	王熙元	中國歷代思想家 (內王守仁)		台北商務印書館	8
3	王陽明傳略	李群英	王陽明與中國之 儒家第一章第一節	63.4	台北中華書局	28
4	陽明先生身世簡述	汗青	學園 v.5 n.3	58.11	台北	34
5	陽明傳略	廖鳳琳	王陽明詩與其思 想第一章第一節	67.6	台北	35
6	陽明先生傳	王鼎府	王陽明致良知說	62.6	台北	41
7	王陽明評傳	張起鈞	學園 v.3 n.3	56.11	台北	43
8	王陽明評傳(續)	張起鈞	學園 v.3 n.4	56.12	台北	44
9	王陽明的年青時代	管士怡	中興評論 v.5 n.5	47.5	台北	45
10	陽明先生之生平事略	吳美辛	王陽明先生教育 思想之研究第一章	65.6	台北文化大學 中文所碩士論文	46
11	王陽明先生生平概述	吳志周	王陽明先生論心 第二章 第一節	62.5	台北文化大學 哲研所碩士論文	60
12	王陽明先生年譜校記	毛春翔	浙江圖書館刊 v.4 n.5	31	浙江	66
13	王陽明年譜	周憲文	台灣教育 n.303	65.3	台北	71

元明偉人傳記

上冊

譚碧生 編著

王陽明 (一五二一—一五九一)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為他早年曾在陽明洞讀書，自號陽明子，所以後世的人都稱他爲陽明先生。

他的父親王華，是憲宗成化十七年的狀元，官做到南京吏部尙書；陽明自己則是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的進士，以後曾歷官刑部、兵部、吏部主事、考功郎、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右叅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南京兵部尙書總督兩廣兼巡撫；是有明三百年，最有成就的一位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

他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據說他從小就聰穎過人，氣宇非凡，六歲的時候，就能夠背出他祖父所讀過的書；十一歲時，便在宴會上，即席賦了一首詩：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那時他還寫過一首詩：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大，
醉侍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這兩首詩，雖然都不太好，但以一個十一歲的孩童，居然有這種氣吞斗牛的意境，在座的客人們都預卜來日這孩子必有非凡的成就。

十三歲時，他的母親死了，使他萬分的消極，他曾經一度想出家去做和尚，經過他祖父的再三勸導，才打消了這個主意。

十五歲時，他曾獨自去塞外遊歷了一個多月，縱觀山川形勢，激發了他胸中的壯志；那時國內盜賊蜂起，邊境也迭遭夷狄的侵略，他以爲一個文人，專讀死書是沒有用的，從此又兼習武事，研究兵法，希望將來對國家有所貢獻。

十七歲時，他從父命去洪都（今江西南昌）成親。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可是他在結婚的當天，信步走到附近的鐵柱宮，見一道士正在打坐，由於好奇心，他便向道士請教養生的方法，並試著和道士對坐，這一坐竟忘記了歸去，錯過了洞房花燭夜，第二天早晨，才爲他的岳家派人把他找回。

從這一年的七月，住到第二年的冬天，他才由江西返餘姚。路過廣信府（今江西上饒縣）時，順道去謁教當代大學者婁諒（別號一齋）。婁諒是大儒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的

入室弟子，與陳白沙齊名。婁諒告訴他宋儒格物致知的方法。雖然這對他一生的學說影響不大；可是他與理學的接觸，以及日後思想的發展，却是受益於婁諒的這番啓發。

陽明自小肄習諸經子史；十三歲到十六歲這一段期間，他已開始涉獵宋儒朱熹等的著作；十九、二十歲這一階段，因受了婁諒的啓示，便精心研究朱子的學說，對格物的功夫也大感興趣。他曾經約了一個朋友，試格庭前的竹子，他們整天對着竹子沉思，那位朋友格了三天，便病了；他堅持着格到七天，也病倒了。竹子仍然是竹子，他仍然是他。這時，他才領悟格物不是做聖賢的工夫，便放棄了朱子的學說，轉換興趣來研究辭章文學，以求取功名。

他二十一歲時，致中了鄉試；二十二歲，二十五歲曾經二次赴京參加會試，都因恃才傲物，而不幸落第。後來他回到家鄉便和幾位朋友在龍泉寺結了一個詩社，每天陶醉在吟詠之中，希望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可是當第二年回到京師，看見邊疆軍情緊張，國家需要人才，便又轉學武藝，遍讀兵家的秘典。在這方面，他雖也沒有達到理想成就，可是後來他之能夠綏靖南贛，平定宸濠，以及戡救匪亂，屢建奇功，其兵法之精熟，當是這一段時間的收穫。經過幾次的挫折，幾次的轉變，他感覺到極度的厭倦。辭章文學，既不能滿足他的野心，所遇師友，也不合他的理想，功名不成，武事不就，聖賢之學又不得其門而入，正在這徬徨

失措的時候，一天讀到朱熹上宋光宗疏，疏上說：「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深悔以前的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於是徬徨的心，才逐漸安定下來，而努力於讀書精進。

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他二十八歲時，致取了進士，先授刑部主事，旋又改爲兵部主事。這時，天空中出現了一顆彗星，全國上下惶恐萬分，以爲天下要大亂了，連孝宗皇帝也受了感染，下詔求直言，北邊的韃靼也乘機猖獗起來。他見到國事到了如此地步，憑着一股愛國熱忱，向皇帝上了一次「陳言邊務疏」，痛切的指出時弊癥結的所在，並說明他的看法與拯救之道。末了他並建議：一、蓄材以備急；二、拾短以用長；三、簡師以順費；四、屯田以給食；五、行法以振威；六、敷恩以激怨；七、損小以全大；八、嚴守以乘弊。可惜當時權宦弄權，皇帝又是那麼昏闇，他的耿耿忠忱，滿腔熱血，却得不到孝宗採納，於是在失望之餘他又逐漸的轉爲消極。

這時，因爲厭倦政治，他便告假返家。在浙江四明山的陽明洞中，築了一間房舍，窮研仙家秘典，及養生久視之門，並且自號陽明子，一天，他在洞中靜坐，忽然對他的僕人道：「今天有王思輿等四人來看我，已走到五雲門，你趕快去迎接他們。」那僕人覺得奇怪，但又不敢違背他的意思，便連忙趕到五雲門去，果然見有四人迎面走來，僕人上前說明來意，

大家都驚異他得了「道」了。陽明起初也很得意，後來又領悟這種道術，根本不是聖賢之道，無非是簸弄精神罷了。接着又想出家做和尚，以擺脫塵世的苦惱，可是他上有祖母和父親，下有妻子，實在放心不下。終於又領悟三教中，只有儒學才是人生的正道，於是便回到錢塘西湖去養病，準備從新轉換他的精力和興趣，以儒學來救世。這時他的心境，可以從他作品中看出：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即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薛蝕秋蟬殘老翠，鴉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經過了幾度挫折，他終於找到應走的路了。三十四歲時，他回京擔任兵部主事。這一年（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在國家言，孝宗皇帝崩逝了，國家發生了大變故；在他個人言，是首次提倡聖學，開始聚徒講學，並與湛若水訂交。湛若水是明代大儒陳白沙（即陳獻章）的弟子，而陳白沙却是陸象山（陸九淵，見拙著宋代偉人傳記）一路的人物，因此陽明透過了若水和白沙，接觸到象山的思想，這在他生命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陽明三十五歲這年，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武宗即位後，宦官劉瑾、馬永成、羅祥、魏彬、邱聚、張永、高鳳、谷大用等八人用事，當時號為八虎，操縱政權引

誘武宗微服出宮，作種種不正當的遊戲，以致朝政日非。御史戴侗等二十多個忠直大臣，終因直言相諫，被劉瑾所嫉恨，於是藉故逮捕了他們，企圖一網打盡忠貞大臣，任其爲所欲爲。陽明見了這種情形，激起了他內心無比的義憤，於是上一「乞有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請求皇帝清除權奸，收回成命赦免戴侗等的過失。這一本奏疏，自然又得罪了劉瑾大，劉瑾怒，派人抓了他來，從正德元年二月間，一直關到這年的冬天，然後又打了他四十大板，革去主事官職，貶謫到貴州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縣）去做驛丞。

貴州龍場驛迢迢萬里，在當時是個蠻荒絕野的小地方。許多人都爲他擔憂，以爲此去九死一生，不過他本人倒不在意，他祇是懷念家中年邁的老父。

正德二年的夏天，他開始遠行。可是劉瑾對他毫不放鬆，暗中派遣刺客，尾隨他的後面，擬於途中結果他的性命，這樣一直跟蹤到錢塘江邊，他自慮難免，急中生智，便在黑暗中，佯爲投江，浮衣冠於水上，「若自沉者」，並遺詩兩句：

「百年臣子悲何極，

一夜江漢哭子胥！」

於是人人都以爲他死了。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等，都到江邊來祭他，家人們也都哀泣成服，相信他是真死了。

脫離了虎口以後，他隱名易服，搭了商船去舟山，歷盡了千辛萬苦，在正德三年的春天，才到達了貴州的龍場驛。這時他已三十七歲。

龍場驛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之中，滿佈着毒蟲瘴氣，狐狸蛇虺。陽明形容它「連峯際天，飛鳥不通。」而且居民稀少，苗獠雜處，言語不通，習俗不同，初到那裏，連棲身的房子都找不到。可是陽明却怡然自得，他和夷人們朝夕相處，甘苦相共，隨時設法開導他們，很得夷人們的愛戴，甚至大家伐木築屋，來送給他居住。

陽明在貴州一住三年，在「疾病夷狄患難之中」，他便尋思「聖人處此環境又有何法？」「一天夜裡忽然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才知聖人的義理是本性自足的，只要反求於本性便是格物了。」這一頓悟啓示了他「心即理」的學說，由這一學說更推廣爲「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以爲良知，是人類先天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人只要發揮良知，便知與行合而爲一，便自然合於天理，不用外求了；只要良知發揮到極致，則人人可以爲聖人。聖人的條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人不一定先要立大事業，而後才能做聖人。這一次大徹大悟，使他以前的苦悶，以前的困惑，以前所有的種種矛盾和痛苦一掃而空，於是他興奮的高歌：

「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

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傳。

嘉泰三十年，於今吾始悔。」

在被貶謫三年以後，他又被調升爲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縣）知縣，這是正德四年（公元一五〇九年）的事情，但陽明在正德五年的三月間，才到達廬陵任所，這年他三十九歲。接着這年八月，權宦劉瑾因「陰謀不軌」被誅，十一月陽明即奉召入覲。陽明自正德二年謫赴龍場驛，已經四年，九死一生，如今重蒞京師，真是恍如隔世。

入京後，復升爲刑部主事；次年正月，調吏部主事；十月又升爲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升攷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又升爲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屢經陞遷，宦途堪稱得意，但他爲國家建立大功業，却是在四十五歲以後的事情。

原來武宗即位後，因劉瑾任事，國內盜賊四起，雖幸被收平，然而國困民貧，險象環生。到了劉瑾伏誅後，許泰、劉暉、江彬等這一般倭臣又相繼受到重用，朝政仍不堪聞問。於是在正德十一年（公元一五一六年間），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四省邊境，饑民嘯聚，盜賊又起，朝廷雖然一再清剿，一方面是力量不足，再也是沒有適當的人才，去擔負這艱鉅任務，以致群盜到處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鬧得雞犬不寧，百姓苦不堪言。此時兵部尚書王瓚知道陽明學養有素，才堪大用，便向武宗推荐，希望賦畀陽明剿匪戡亂的責任，武宗接受了。

王瓚推荐，決定任陽明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這是正德十一年九月的事情，那年陽明四十五歲。

陽明雖是典型文人，却很能用兵，而且善騎善射。到了南贛後，他不怕艱難，不避辛苦，打起精神，整頓兵馬，修繕器械，一面觀察情勢，決定進攻的才略。他先會合福建和廣東的大兵，一舉肅清了大帽山的僑師黨；繼而又破了桶岡的謝志山，洴頭的池仲容等賊巢一百二十餘處，僅費了一年的時間（從正德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便戡平了爲患地方數十年的「巨寇」。他用兵之神速，當時人無不驚服。

贛南的匪患剛平，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九年）六月，寧王宸濠又在南昌造反了。

原來這寧王宸濠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寧王權的五世孫，權初封在大寧（今熱河平泉縣東北），成祖永樂初年，徙封江西南昌。宸濠因見武宗荒淫過度，大婚多年，仍無子息，儲君既未定，而又避幸無時，於是便心懷異志，有不臣之心。他暗地裡結交武宗的嬖人（武宗的乾兒子）錢寧爲內應，又與兵部尚書陸完問道不絕，日與其黨計劃，準備相機發難。這時朝中的權奸們得到他的賄賂，都願爲他幫忙。江西巡撫知道他的陰謀，曾經七次奏報，但都被他的黨羽截留了。最後由於武宗另一個乾兒子江彬，因與錢寧爭寵，把錢寧暗地與宸濠交往的事情密告武宗；同時御史蕭淮又奏發宸濠奸謀，說他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

已具，武宗才把錢寧、陸完等下獄，又派駙馬崔元去南昌收繳宸濠的護衛。宸濠聽說崔元將到，便舉兵反叛，聚集了十萬大軍，據九江、南康（今江西九江縣、星子縣）諸郡，大殺守吏，有攻安慶順流而下，奪取南京的企圖。

這時陽明正奉命去福建勸查叛軍，行至豐城（今江西豐城縣），聞聽宸濠叛變，很迅速的回到吉安（今江西吉安縣），披露宸濠的罪狀，徵調了八萬大兵，直搗宸濠的根據地南昌，與宸濠在樞舍（在今江西新建縣西北）一戰，宸濠大敗，爲陽明所擒。宸濠的叛變，僅三十五日便被陽明平定了。

平定宸濠的叛變，陽明的功勞可謂不小，可是他的處境反而更加爲難。因爲武宗久慕江南風光，對於秦淮夜月，吳地鶯聲，不勝馳慕，早有意南巡，但因廷臣反對，致沒有成爲事實。現在宸濠叛變，他便乘機借親征之名，自封「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大學南巡。他們走到良鄉，陽明生擒宸濠的捷報已經到了。大學士楊廷和等以叛逆已擒，奏請回鑾，武宗不理不睬，繼續南下。陽明本想帶了宸濠，迎接武宗獻俘的，想想又不敢去。因爲武宗根本就沒有承認他捉到了宸濠；於是他只得來個迂迴，由江西到浙江，順富春江而下，去錢塘，找太監張永，請他把宸濠代獻給武宗，武宗又要他重新上了一張報捷的表，說「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又加上武宗左右若干小人的姓名，說他們平亂有功，這樣才算了事。

這一役，跟隨武宗的親族小人，人人得到獎賞，可是真正立有大功的陽明，却與他毫不相干。

幸而武宗在荒唐了十六年後死了（死在正德十六年三月），世宗即位，才發表陽明爲南京兵部尚書，這是正德十六年六月的事，陽明不肯到任，請求回家省親。到了這年十一月，世宗又加封他爲新建伯，並且給他每年一千石的祿米，可是朝中妒嫉他的人很多，既不給他封爵的鐵券，也不給他一千石的祿米。陽明倒也滿不在乎，趁着父喪，乾脆辭官回鄉去了。

在家鄉一住六年，安心研究學術，而各方慕名問學的人，却接踵而至，這一段期間，可說是陽明思想的成熟期；也由於這一段時間，陽明的學說才卓然成一家言。

世宗嘉靖六年（公元一五二七年），廣西思恩（今廣西站圩）與田州的土酋盧蘇與王受二人造反，一般偷惰苟安的官吏弄得束手無策，朝廷沒有辦法，想到了陽明，馬上起用他爲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兼巡撫，叫他平盧蘇、王受的亂事。陽明到了廣西，先聲奪人，竟然不費一兵一卒，招降了盧蘇與王受二人。

當時還有斷藤峽的僞民「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盤據着三百多里的地域，鄰近的各郡邑，遭受他們的騷擾侵害有數十年之久；歷任的官吏，因循苟安，遂致養癰遺患，成爲大害。陽明決心乘便蕩平邊患，他出其不意，把蠻洞蠻寨一一削平，於是西南的邊患頓絕。

可是爲了這件事，陽明不僅無功，而且幾乎又獲罪。吏部尚書桂萼對他有成見，說他「把不該招降的招降了（指盧蘇、王受），把不該征討的征討了（指徭民）。」這時候，陽明因幾次的征寇平亂，耗盡心血；又因他好學深思，平時身體就很虛弱，所以當亂事平定之後，他自己也就病倒了。

嘉靖七年的正月到九月之間，他一再上疏請求辭職回籍就醫養病，都沒有獲得朝廷的允准，到這年十月他自知病勢沉重，已不能再等，便把公事交給鄒陽巡撫林富代理，便啓程東歸了。十一月二十九日當他舟行至南安附近之青龍鋪時，病勢益危，他的學生周積問他有什麼遺言？他說：「此心光明，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言罷，便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歲。

陽明死了，那桂萼却仍不肯放過他，擬擬有辭的參他「擅離職守」，並說他處置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說他濫冒旗宸濠的軍功。結果世宗聽了他的話，詔停「世襲與恩典，並禁講陽明之學。」一直到穆宗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五月，一些爲陽明抱屈的人，再爲他掀起辨冤之潮，才由穆宗詔贈他新建侯，諡文成。

可是另一方面，因爲他「功在社稷，道在人心」，當他靈柩過江西的時候，江西的軍民，受過陽明恩惠，無不素服哭送，哀痛之情，如喪考妣，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陽明天資高邁，研究理學，主張靜坐澄心，倡「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學說，在思

想上，與陸九淵相近，學術史上並稱陸王。他的弟子遍天下，名爲姚江學派，與程（顥、頤）朱（熹），一派的理學爲我國近世哲學的兩大宗派，影響幾百年來的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家與學人至大。

陽明早年注意詞章，他的文章被評爲「博大昌明」，詩也寫得「秀逸有致」，在明代自成大家。他的著作現傳有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又叫陽明全書）。